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六

邛州知州吳鳳

邵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陽

訓導周南編次

書

答蔡總領廩

雙牘昇來多儀併侑窮陬冷廡為之燠乎  
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  
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舊日朝列時  
每得揚李諸文書即縷縷言之廟堂亦搏

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為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少張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蓋慮澹而識明者也  
向者三禮每嘆後鄭於禮學極有功敬之  
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繹覺得礙處極多  
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一  
義此非面莫盡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  
留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為盡善恨難得此  
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  
者正以彼不可為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  
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振文

某因山三載土風民俗久益安之靖為郡  
百二十七年布髮跣足之風未之有改城  
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  
非四方友朋書問碑名之相撓則終日書  
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  
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  
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  
疏鹵使無是設亦泯泯此生矣城之東得  
隙地為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  
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

未必如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  
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州郭通判黃中

某因山恰二載温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  
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  
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  
愒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  
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  
間習讀善記覽為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  
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  
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

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  
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  
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  
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  
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  
祧尸主田制邦域徃徃一人之見一時之  
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  
聲韻偏旁點畫徃徃諸儒所未及今驟然  
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格物功夫  
無二代以前規摹在宵次只在漢晉諸儒  
脚迹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

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為如何山中日永  
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  
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特一下筆亦  
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

答黃眉州申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鬻  
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  
筭文字及揚李二總時有告急廟堂之書  
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揚而奪之  
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揚叔正劄  
甚妙蓋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

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  
恠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徐少卿  
不肯在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  
意殆不可曉也

答前臨安屯通判燭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噴有煩  
言遠徙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舉行矣  
沅靖擊折相聞而各不得以尺紙往來畏  
威敬怒分義則爾謂辭嫌遠謗者末也忽  
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

敢當久聞杜門謝客玩心釋典每謂吾道自足奚俟他求深為嘆息今承來誨則知留意義文之書此為得之但此書占筮於秦漢虛無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為全失虛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已知此却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胥而從之謹因下問僭布區區然亦安能以筆端盡也

答趙全州必愿

某因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

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得滕元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罕有適居甚不索莫也寄示海外書及邊作既煩筆吏謄抄館賓點校又至專人送以友誼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听著之書省往書牘尤為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高明以為如何

答周監酒

占夢視祲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為周之舊典然哲蒺壺涿蠅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簡子與夢祲事為證然而比周官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允偽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

擇常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特以下問諄諄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貞又非一一精躰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

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  
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為然高  
意以為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書

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  
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  
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  
躰詳績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  
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傳碑但謂改一潭  
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  
於刻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無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  
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中棺後  
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  
乃有碑記表竭竭之節今若省許紛紛則  
易之為是當因長沙書及之

答馮吉父祥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  
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牒料院住  
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迂謫今來  
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為是  
邪不食者為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



挺挺可喜言者過之俾不達乃是使之優  
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貞侍郎 德秀

某向此囚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  
三百幸無疾恙得以澁神靜慮事所當事  
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  
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  
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  
比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  
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  
于此則何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

易學有如來論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  
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  
之亦不過勦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  
得一二方以稟布比趙立夫來求率性堂  
記亦以易為性善之證謾錄呈又有數記  
併以求教有石本者 納數本如長沙倉  
記則僭書兩賢牧盛事愧筆力骯髒欠發  
明耳

答楊富順 伯雨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為去留此弊  
久矣亦坐士大夫事事以時論為然南樣

為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  
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  
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執風俗  
之機從上變來如何回得要亦關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己甚易及人甚難尋  
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功夫極  
難至於及人則治己之所推如為山九仞  
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以  
此為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  
子自作功夫非是為人緊要在忠信習三

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三  
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  
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  
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字  
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  
與覃字韻協也高意以為如何

答熊教授有宗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  
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  
天子之庭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  
論

答喬尚書行簡

某曩者幸甚螭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獎飾假借義鈞骨肉而愚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拊存之銜戢恩意于今五年愚分自循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奔絕然乃心鄉往曷日弭忘山中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關溫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于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為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愬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為功不為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能自明此特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岳

其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且尺牋敬  
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臯緩輒留一日按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做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為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為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廬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麋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也  
荅夔路趙運判

誨緘再辱声氣攸託退掃愚近愧浮於咸  
學記此得李漕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己即  
登徹所教五條從別帛拜荅大抵讀書雖  
不可無傳註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  
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  
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

周公之法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禮記註乃謂即大同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難信以此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菜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善則改為舍菜亦自省事術者道路之所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街如衝此類極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於樂記心術註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

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為遂字而謂之小講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若猶以本注為拘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大之或易門術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倒行逆旅魯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二處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吏惟財度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救官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宮皆有次舍在宮故本文云云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有  
為碑刻文其上故儀禮自壬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  
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爵里子孫久乃  
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為詞則學中

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居蓋立石以識興造  
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  
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夫一  
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馬字以  
足之

答貞侍郎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  
人每卦分作两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  
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  
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澁康節之  
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

字讚求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  
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  
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前所  
半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  
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  
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  
說有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  
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天成

竹州詩蓋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一語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  
發明漢奧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為  
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  
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  
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論欲某序朱文公年  
譜此願附名篇末

答楊瀘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  
忘其為罪戾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遺再  
三不懈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  
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

宵人之幸振頹勵薄所關不小矣感服之  
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  
說而徐純忠胡季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夢  
者殆莫可曉某尚以久親正人端士稍識  
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  
安况山深日永別溫尋舊六經愈挹愈深  
若指日得歸則為私計為便脫更留年歲  
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為  
疆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遺惟鄉人惠書則  
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為也

答丁太監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藹然有懷人憂世之  
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  
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  
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  
而施之臯戾求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  
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前教詩傳在成  
都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  
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  
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  
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  
脫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馬大壯之羊此



類分明是互卦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  
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  
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  
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  
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  
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卿廣之  
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  
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  
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  
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  
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

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  
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  
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  
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  
抄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為之既入諸  
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  
惟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数有一不講  
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  
著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  
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  
見付人各有特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

執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  
以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  
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  
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比因小姪願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汚  
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寵放情味藹  
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  
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衆人待我則某  
非其人也徒知銜戢且矜以自壯焉峒寇  
為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彼屈淮氛為

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  
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  
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  
計惟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自靖自獻此  
則尚書之夙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愚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輟示新刊  
五秩為典士之擯於熙豐死於熙豐  
變於熙豐者不為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  
許人才出為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  
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

小小者趙太社夫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  
深遠

答曾教授家迪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  
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  
然為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  
為朋友名堂矣今來諭欲以名齋居之室  
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觀名思義更惟勉之

答貞侍郎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菁  
述來諭拈出礼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亦  
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  
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  
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  
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愚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温庾亮  
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  
其實則何敢望黃太史以來諭欲歸重于  
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字與謚相  
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

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心傳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之門自是一種說話某與之相識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而和具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內貫動靜亦無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慈湖以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

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脩息遊政以藏脩身等註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諭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綿書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註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各有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黃之說耳

頌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  
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  
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  
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某  
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求異誠見其不  
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論又謂  
讀書有所慕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  
言其略

答虞邛州方簡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恠第鄙見有未達者  
不敢登之帑上蓋天地間惟涉乎離者迺  
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少義理不曾有躰用二字逮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為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鼎

古人所謂敢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特時  
時整飭不設頃刻稍慢幾微之間此忱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惧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恪脩竿櫓專人控陳起居彛儀茲不  
瀆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學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辜戾上  
恩全覆特遣誅夷追褫三階竄投荆鄙七  
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涕隕顧  
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  
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愚戆妄發自速  
厥辜又仗鳴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欲敬共尺檟控露感私而潭潭遂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  
徑為敷陳放歸田里元階舊職既即畀還  
直館珠庭遽叨職祿大踰始望負揜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全事躰粵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藐茲九殞之餘僅覩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滌積愆復為全人以立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銜荷之忱已詳  
專檟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  
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為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七

朝京集

書

李眉州 壬辰

韃寇漸定而諸臺徘徊不進利州一帶已  
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  
所系屬大明賞罰別隱瘴惡戮叛捕亡何  
為不可顧悠悠果山示怯誨盜殆莫可曉  
黃卿獲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  
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姦細具有賊証乃託之鞠勘明示姑息臨印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潰徒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

伯固壬辰

載惟吾蜀之敝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閫者或兩三月或三二年而去關隘踈魯舊來備禦去處未暇盡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闕之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人則未有

不知其學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則師保者實誨之其學不適時分與世絕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久閒習嬾之餘屬時多艱救遇不贍蜀邊知目前所聞似無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逋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求士壯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則天下事蓋未可知入謂金亡韃和可以



少紆亦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程運使遇孫甲午

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則起家為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於見聞之陋其酬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為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痾挑席卧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力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

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踴遠廢罪不以昵比揜此意不競證局之懷相尋無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况十年使蜀閱理既多凡今讒言皆所素講諒惟聞命引道旗幟號令必已洒然更新邈茲遠服特未及聞之偽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當韃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之吳桂求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麾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

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亦賴其力也田疇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之衝邇來鞠治之詞乃若度其所為此不可曉亦嘗為季丈言之而見荅之詞未甚明暢前一年冬多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傑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少之時有言人之簠簋不飾者輒咎其誣人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才謏知薄誤叨閩寄屬時多故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變緝為一書或有補於世教今一行吏此事盡廢少須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臨紙悄然

鄭丞相甲午

某比者伏覩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楮亟控賀忱伏計登徹某此月二十九日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東進職

錫鞶重惟奮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靖  
投畀蠻荆旣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  
候對東蜀作藩起之辜矣之餘已劇僥踰  
之懼而器名驟假爵服優加矧惟他節親  
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  
關猥暨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樞使  
國公錄善棄瑕納汙藏垢委曲敷奏動悟  
帝心藐茲妄庸疇以有此已具奏牘控辭  
恩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圭手狀  
盡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  
位迺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  
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戰  
戰貪獎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睹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悠久謹終如  
始不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徂於姑息毋  
搖於係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夬之彖曰  
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覓陸夬夬中行無咎  
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某受知之素無  
以致其靖獻之私不覺縷布

鄭丞相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  
寒暄彙問茲不瀆陳竊惟瀘介渝棘之間

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  
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戢貪御筆奉改元  
詔令始知親事法宮大明黜陟忠良昏勤  
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雷行電瞬句茁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不  
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者也不  
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賞賚優  
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戢恩遇莫知所  
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置  
自近歲多故習成怠緩若須被受將有後  
時之悔散共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更

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即  
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敢  
為世間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墻也  
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  
者願終言之 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慮  
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  
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  
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  
中道若性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陶  
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愈  
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盛召公

猶有一篲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而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之武宣唐之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激源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凡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拂意言之少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

陋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求盡革反以不受苞苴為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向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副陳之

陳叅政 甲午

某以蠲吏函敬致賀悃寒暄彛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廬僻在渝棘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

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而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之武宣唐之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激源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凡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拂意言之少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而不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求盡革反以不受苞苴為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向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副陳之

陳叅政甲午

某以蠲吏函敬致賀悃寒暄彛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瀘僻在渝隸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

下赫然有勵精求治之志明良之會千載  
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  
獎飾孤遠省循涯分未省報稱會聞御筆  
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  
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効異時錄本繳  
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  
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  
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讎之既  
滅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  
更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  
緒之骨俘阿骨打之寶係天剛之頸其詞  
甚偉而其末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  
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  
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入陵朝  
京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爽狄情可信而  
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闡以來物望甚愜相  
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  
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剽屬之  
意高明以為何如

蔣大著 重珍甲午

比睹邴報竊審親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

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難進之節  
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闖修門進退之義適  
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跡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處作久遠工夫人臣不過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  
得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  
必有滿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  
皇天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苞陟諸  
臣等耳况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難言宮庭  
之中與正人莊士邈不相接間見羣臣則  
又多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  
驕慢多肆易足故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  
年久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怫赫  
然剛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  
血氣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况  
退而寒之者衆則事業安得不與血氣俱  
為盛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  
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  
後事躰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  
前甚憂之高明以為何如游景仁弘毅堂



乃因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者渠本用大心堂後來量取弘毅二字焉作一銘久之渠方求真文作記只行得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贅乎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雋永矣

真侍郎

清原字不容作篆蓋篆文原無水旁記得朱婺源復之嘗以縣額見委誤為書水旁既而悔之為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浮光借牧之事太涉容易此處正當衝要若放令韃騎南牧則廬信黃蘄最切莫不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制閩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為慮可以略見度曾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不輕也黃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冒鞫和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冒終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韃三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田七方一擣石鼎原

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無所聞蓋瀘僻在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音甚速或謂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的却未得出陸後近音耳幸而昌漲沔峽以趨朝廷之命使未曾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關河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 黼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養義者謂之才吏

至誠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為害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為事實勝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為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比所過州有言今年三四月虜分道大入幸而曹賀諸人駢之者云無許多事某皆知之竊窺其意似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緒可保無虞又覺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勛

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為所礙斯亦有關  
不細也黃帥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於彭門鞠和彥威於  
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久公論稱快既  
乃聞徒冒而不威賞罰之大者既尔餘事  
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東眷知攜持  
令名鎮撫全蜀雖號元戎之感實操人才  
之權黜貪獎廉旌直遠諂揚善瘴惡簡能  
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居幕  
府為助已多度賓客必有偕行者更惟傳  
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

帥俾之羈縻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成  
大卿亦有被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  
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佞肆而所謂不  
當取韃人所爭者亦未為不是也惟是朝  
士近書報及韃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卿聞  
之否光豈可借正廬信靳黃之衝史帥未  
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  
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  
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  
兄瞻叔際江東漕未曉此意曾參預悠悠  
未出此一面甚重大趙在黃岡置司意者

朝廷固亦以先信為慮泛觀目前事躰千  
岐萬轍未有止跋所幸親政以來善惡粗  
明然終覺具文飾美避嫌畏議之意多或  
如靖國半年而變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  
知也

吳舍人未

所繳梁李詞頭陳誼甚偉置中又報再繳  
此所謂覓陸夫夫仰嘆盛舉然目前尚有  
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  
更惟念之某近嘗遺友朋書元祐自四五  
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終嘉定自十一  
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躰頓異此又時賢  
之所當鑒也

回年總幹子才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 字等類皆  
才也哉在皆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  
承委諭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關涉最大  
今人物之要格事事要知而形躰內事最  
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  
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  
憤悱之餘却將商略也

曾叅政

中道拜疏逆過端兵薦紳流傳為明時感  
事恨未獲拜觀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  
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體之詳第深隱憂  
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  
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三十四年間上  
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誠慤惻為  
頓開禧諸臣咸陳備禦自詭克復訖於失  
軍亡將城邑丘墟嘉定寶慶以來此敵猶  
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衄矜虛美而蹈實  
害蔽蒙架漏給取官職其幸焉則灾不及  
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  
為同已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  
也高明以為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庇蓋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便是平如賓客坐於堂上吏卒奔  
走堂下即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  
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  
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乙未

數日間道路籍籍皆謂韃虜已闖蜀邊有  
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

鄧但隨棗又謂淮西權場客人為韃所誘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瞻望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邪中外皇皇莫知為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旻誘叛為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為淮西用久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祭國門乙未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祭祭國門之禮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為恠某每見前輩在州郡間猶舉行方社祭門之禮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為沴害于粢盛某妄意以為于郊于宮事大體重莫若先行禱社祭門之禮則誣經訂律允謂合宜今來除社禱自照太

常寺常貳差官行事外其禁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 時頌 丙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詒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論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仁以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為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集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來教四欺字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待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 潛 丙申

大抵起家為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

一節為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再  
辭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碍  
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  
恐傷於早瀆三牘後言之若遵來論則入  
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  
恐久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  
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  
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  
不可然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  
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  
之意不知可否

三十七卷終

重校鶴山先生人全文集卷之三十八

記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  
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為大務  
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  
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為  
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  
成都典治為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  
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  
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



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  
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  
下况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  
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仕大中公游于  
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錄甚衆今  
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  
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  
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  
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  
而屬某為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  
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

物生無窮人惟獨稟陰陽五行之秀以位  
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  
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  
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  
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  
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  
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孟津  
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

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  
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  
言秉彜三代之衰而有劉子言天地之中  
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  
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  
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  
地宰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變  
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既  
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為詞章者沈痼於  
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  
為高明人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

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馳于  
世而俚、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于  
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為堯舜之  
君民不得為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天運  
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先後  
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  
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  
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  
義貫顯微該躰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  
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

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交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與威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為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究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寢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兢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

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此比齋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為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已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勵云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執湍旱冬涸則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為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焉民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名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事者為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

橋丁夫仍為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之賦半畝之宮亦例出一夫其為役不過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阜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捧笞以下百為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往返不下百里仆溪卧谷為蛇虎所傷者又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蓋既畢民之稽事於是尽力役之隙惟夏冬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繁橋撤橋之役

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遷延其役  
苛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為  
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許秋夏  
雨潦泥淖沒膝乃伐石甃涂山一夾植榆  
柳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  
害西山亦侯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  
教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為民也病者富順  
方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  
兄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  
備者為足成之且將推行萬議一日鄉之  
民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

上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陌倣青城縣  
例官為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盡力於  
南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  
知之斯已速之尚忍苛辦於民邪吏或執  
其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凡  
十人始二月之吉畚休唐功日四十五人  
支庸百七十錢暮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  
具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  
張侯為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  
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  
之耄倪擊鼓鐘鏜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為

歌詩以誄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  
大書教語勉以孝弟力田樂輸省訟有老  
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  
即罹斯苦下圖今日仁侯之極已也各再  
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殿安公  
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與茶司俾永為定例  
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為無窮民益大喜始  
橋南面凡白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苟幸  
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搖異甚過者不暇風  
濤掀涌心目掉動例疾趨以濟二年間直  
橋之中江邊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

其勢方興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  
益安固亡可慮人以為侯之隱念有相焉  
乃相與議肖侯像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  
茶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  
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旣祥顛末謂不可無  
紀則以屬余余惟有生之類莫不同躰人  
能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  
下之飢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  
澤於我心將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己者  
雖窮而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  
吾已分之所當為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

吾志者哉昔雍公為名山茶官秩至卑也  
以沉黎輦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  
代民夫至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  
天子以生靈為己任計所減放無慮七百  
餘萬緡吏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  
其端實肇於此侯之為人挺有祖烈自始  
為郡崇正學以迪士習申孝弟以示民厚  
考室廬以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  
明神以教民昭事祈報蕞尔一邦亦既盡  
心焉耳矣今又以橋之病民為之慮材鳩  
庸以蠲其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  
之所逮為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  
如侯者誠能克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往  
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  
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  
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洲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搗翳榛  
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  
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  
美功縱廣四仞其衡之長如縱而加一以  
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

搵縱觀逝川騰輝列巘獻狀嘉卉輸秀古  
木摎翠危堞突立長橋卧空竒雲落霞泉  
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  
嘻此天地之閔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  
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清泉激  
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  
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  
傑特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  
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  
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  
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居  
廣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闕人  
惟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為町  
畦而失其所以為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  
已復禮而有以洞見全躰則將隨處充裕  
不假外求宵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  
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  
然久矣其為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  
也過者弗顧而今遽為部南之勝豈侯之  
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予不能  
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為記侯  
名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邛魏



某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紫雲山崇仙觀杜木有文為道士形及北斗星象伴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臣准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建道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為額國朝崇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間為甚而是山被遇凡再今皆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刊誌未備迺陸萬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俾它屬道川蹴然謝不敢則為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踏門請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間雖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曾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為天倉為龍洞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露香臺

西為墓願為白雲洞南為天台山為舜帝  
洞宛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為元始殿為  
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  
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官真  
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  
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  
庫圍以固以具古栢聳立于庭者巉岩  
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寶宮則  
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徙  
寘于此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鉄繩  
隱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

承果修是宮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  
承果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彌由是遠  
近翕翕歸向館宇蓋修像設有嚴相承至  
蒲懷顯與其徒復增拓之爰暨于今營甃  
繇壁之工日備猗其偉歟古之民四今之  
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  
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二氏語人以善  
惡禍福故崇尚者衆非偶然也服儒衣冠  
者滿天下豈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  
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為已即事即物以致  
其知而克之以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蓋

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者也而鮮有能  
的然篤信以從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  
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和衍施  
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泉聚遺文儒者  
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  
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誌吾徒  
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  
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被  
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  
宇累聖相承隆名邃闕像設有嚴四方翕  
翕駿奔而成都為西南一都會乃未有特  
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  
士劉昇興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  
願卜蜀莊故廬之左方鳩僦功會臣入蜀  
吏民言狀願得即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  
亟命崇成既又為記其事于石由是物庇  
禱則禱之時雨暘賜則禱之祝厘禳沴靡  
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祭臣稽之記牒  
參諸甲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  
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

卯制口可其以靈應為觀號於是邦人厭  
悅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  
之始基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庇斯役今  
以狀聞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  
以無紀以某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為  
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  
而人者其又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  
聖人難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  
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塞明者非委  
諸茫昧則沐於恐懼而感通之道微矣今  
真君之威神啓夢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  
行電馳旁魄流行而司蜀威休不間遐遠  
公之位望方將為天子變正天紀陶融景  
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威休不間前後  
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  
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  
皆宜書敢以附號榮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以共治者是故先王  
立為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  
鄉老大夫以禮禮賓之向為萬民也今合  
眾而尊異之眾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

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偕藏於天府其重也蓋若此自科目設而教法浸壞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輿所謂試之日士携脂燭餐噐分坐于寒廡冷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相承以至于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採其甚而益其所未備者乎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先漢王以後代有顯人垂諸萬世而修名鎮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

天庭擢昇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法從寺監郎圍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為蜀稱首然攷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寓試於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漕司貢額于諸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免有壅闕躡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少紓焉則俚然靡所止戾編葦架竹猶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棧

腐梁上下填物凜乎壓覆是惧投卷之庶  
衣冠曳屨校藝之館藩拔級夷封錄之所  
囂隘近市導水之溝汙穢雜襲士生一世  
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  
殆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  
慶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  
綏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  
資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  
登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盍即其地思  
所以拓之者草圖練日慮材鳩庸而為士  
者翕々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儻居請更  
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繚三門彪  
列四廡昉分攀龍附鳳二堂屹於左右中  
為三術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靚深至於  
有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為  
亭南嚮以祭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  
綽乎有容不復如前日之填然幾褻其所  
甚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沈其  
年之冬十一月新築凡五百四十楹諸費  
為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  
君澗贊其成都教授潼川王君晞鴻以揚  
侯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

邑緡錢以助制置司機宜郡人趙君希濬以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繼屬不絕役成復具以顛末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立學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謂慢也且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為斯世用也今或者往往以淺陋得例持衡權無用之文為取才之的士苟於得者亦隨其程度而為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為公為卿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所成就蓋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由斯以進者然自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尚而不必泥科白以摧陳腐之文今之充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

士之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在云者非必役役於干祿也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將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况背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佞何足以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力書此以遺之將冀偕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科目相詬病也

三十八卷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离則魂外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



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  
爲賢智沒爲明神固安有今昔存亡之間  
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蓋鮮  
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  
樂廢浮僞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是  
理之在世間則閱千載如一日也顏魯公  
忠肝義膽其死久矣史書其英烈巖巖如  
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令狄絢於  
夢寐間猶憚其精爽柳柳州館於羅地猿  
吟鶴唳莫非其精神之著是焉可誣也况  
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  
之所向齋明承祀而致生之者其容揜乎  
潼之中江其始爲元武縣縣故凱州也隋  
太業有李太守者爲其州人德之死則於  
州之某所葬焉既又廟祠而尸祀之如桐  
鄉之祀者塚在潁江閱歲既久雖有漲潦  
不能侵齧然亦冒沒之頻久而疑其地禱  
于神以訂焉如嚮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  
泐爲塚祠前門後寢位序彪列今荊州牧  
起居劉公旣爲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  
欲求余文以識諸塚嗚呼亦異哉自古生  
都顯榮死就湮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沈

今寥寥六百餘載神著德盛逾久弗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蘧伯玉不以爲可遽有請前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欲溥而不留於迹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戀者今神即安於瀕江之地則非有瑕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巋然獨存廟貌鼎著豈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弗窮邪余既樂聞其事又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爲道死生凶明之故叙其事而記諸

邛州新劄南樓記

臨邛居蜀上游鶴山襟其西鄒水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衍沃民生其間檢履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林間翁孺掌爲漢卿雲從之受業卒以名世莊遵陳立嗣有顯問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五季捨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國朝道化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

以功烈垂世或以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  
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群衆盖爛然  
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夔來守是州崇教化  
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員凡以崇化善俗  
迪彞明倫者侯旣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  
之方爲一州文明之氣所萃効靈輸秀世  
載其英也思益有以作而大之循郡譙而  
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旣江瀕度其地  
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  
修楹有覺陽焉承阿二廈挾承如鳥斯翼  
其爲各以二丈所列巘巘狀如揖如授遊  
川騰輝如顧如戀異時郡譙面勢甲於他  
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槃礴則  
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  
嘗爲邑長於斯也又嘉侯之事而制時  
也捐錢百二十萬以相其役始嘉定伍年  
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錢千四十萬  
有奇米三百石夫萬有三千竣事而民不  
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旣  
爲之扁其所曰南樓厥七月士以書來訟  
俾某記其事之成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  
誦舊聞以推明侯意盖自天地定位而南

北之方爲中且正次位乎地中實也不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夫二氣之升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之用大惟心爲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爲離人皆深體而默踐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大道也之以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不旣甚綽綽矣乎而人

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窒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升之南征而吉明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鄉飲酒之位嚮仁而皆藏亦不日陽明之方君子所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爲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也士而能循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已而毋蔽於

物欲以窒其虛也毋闇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太公靡所湫闕則以是克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華之粹盎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望於士者蓋若此某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以無忘侯德云

瀘州顯惠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于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之義不失其正自異說壽張而士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茫昧則眩於竒恠禮壞樂廢虛偽日滋人心去本愈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瀘之顯惠廟蓋昉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衰之變則簡池許公延慶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勲則又更諸爽塏者規制閎偉久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來爲邦伯

而自成之亡何而墳墓易遂屬役于通守  
費君昌遇凡百資用皆郡少府之金幣侯  
約已裕民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欄文  
棟華梁殫極鉅麗費君謂是役也不可無  
述于麗牲之碑則以屬其鄉人臨邛魏某  
竊跡其事而爲之喟然曰自昔析珪儋爵  
者何趨傳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湮滅梁天  
監迄今世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  
著德盛愈久弗替則神之得感于人也亦  
必有道矣畏壘之社離隼之館桐鄉羅池  
之祀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  
曰盈宇宙之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  
命於此今氣化而無有矣而理惡乎寓曰  
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神致死之  
故其鬼不神占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  
庶幾饗之其昭明焄蒿悽愴洋洋乎承祀  
之際者是皆精誠之攸寓而實理之不可  
揜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設衣薦食  
之意乎必有深於聚散之蘊者乃能會於  
斯言

茂州軍營記

帝隲下民集大命于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道迺於李唐叔季疆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旨召諸鎮以還邛遣廷紳以牧民賦租幹權之利雖隸轉運使副而二稅固有常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每指揮率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隸割屬於郡其曰知軍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耳熙寧言利之臣不知爲國遠慮乃謂郡守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籠推課禁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禁卒罷招填併軍額椿窾口官切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削諸郡之卒郡既不復有寸兵孔財矣所當除戎噐坏城郭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旣多滯吝奏乞支降或至沮格聖門所謂三足者今成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狄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遇敵

輒潰逋爲剽聚共患久而未殄中興之初  
雖身履其弊而未之有改汔于今日郡之  
削也滋甚兵之闕弗補也貧弗恤也糗糧  
弗充也營壘弗戢也方時晏寧苟若而可  
武與叛將徒鼠竊耳而封疆之臣或死或  
去已無所與守者脫不幸有強弩長戟之  
憂孰能窺左足而先應者是烏可不爲寒  
心哉某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  
尺藉之濫稽以理法固爲此療療久矣一  
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廟兵旣  
亡壁壘戍守之卒靡所止舍余皆列營以

居之矣又矧爲按閱之所勵乃蠶銳簡乃  
侵短審固周旋不携不掎若庶幾無愧於  
科瑣者子盍爲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甚  
憂且居其位而懼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  
曰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于今  
無以解而更張之將未知所以屈用書之  
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諗吾鄙翼相與圖  
其所甚憂者焉侯名 字聖從眉之丹稜  
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云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爲軍而學



未之有改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棻始撤而大之越六十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辯來爲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眈其殿室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乃復興之凡百貨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金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月成於明年春月侯以書邸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諗余爲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宮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爲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第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藏脩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

兗州立學景祐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  
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  
郡縣無大小咸得立學焉此既爲前代所  
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  
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  
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  
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  
荼顧或有不逮周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容有今昔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  
學幼儀隸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  
學也所以爲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  
上帝所降之秉生民所秉之彛萬物備具  
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爲之品節  
以導迪之使明其仁義禮智之性以行諸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  
其分焉耳今之爲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  
誘措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  
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  
潰於大成其父兄之所訓迪師友之所坊  
劑大抵務記覽爲詞章所求合於有司之  
程爲規取利祿計耳自始童習以躋成人

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建既若是隨  
事壘壘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  
得不已幸而得之則又將以其所以教於  
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爲公  
爲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人者  
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前知之矣嗚呼爲  
士者盍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嘗於是而  
加之意乎今李侯之爲是役也則吾旣得  
聞命矣抑侯之爲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  
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  
不能行之習之而患不著察耳詩云民之  
靡盬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于侯將告  
諸郡人相與切瑳究之期其興起者以無  
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  
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  
言乎天下之贖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  
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  
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

寸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  
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  
下者之器雖關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  
也後世九流之士徃徃執一偏以求道得  
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  
之七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  
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  
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  
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  
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

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  
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  
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  
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  
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為蜀望郡郡即  
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  
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開元觀者  
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耆俊在服  
有二氏之書數加擯抑河南參軍鄭誥朱  
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語涉道法區區丞

椽之卑語言之末未害於治也詆之為不  
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為道士於斯時也其  
好尚蓋如此承平既久怠忽荒政乃始外  
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  
而僊人方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  
祠玄元且崇信方術繕修宮庭若繩以老  
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訛踵陋愈  
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  
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  
也嘉定四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  
光來言曰觀之圯久矣相其舊址西北隅

地卑且凹積為瓦礫之場其旁之降者則  
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  
雖僅存不廢而蠱壞廢缺若此吾衣食其  
中常怛弗寧乃填乃闕乃治乃削凹者以  
凸歲者以潔則慮材鳩庸前為殿後為  
殿陳太初真人世保謂火解于是州者  
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文忠公嘗  
識之矣子盍為我述其繕榮之始末以詔  
來世也余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之而  
純體實踐焉非求乎外飾以眩諸人也况  
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有一于此

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  
老氏緜綿若存之說者益有近於大易生  
生之旨而其所謂專氣致柔歸根復命視  
夫窮大而失其居者則又有間矣誠能守  
淡泊去健美淪神滌慮如潔其迹宇修身  
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汝師之  
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  
儒之意道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  
授之是為記

雅州振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鹵

嶺峭川激民

頗能勞苦而其為士者頗

知自好質而不華時平無遽則其間曠之  
趣徃徃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僻且固  
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子文侯紹芳為是  
州之明年邊塵不驚百廢具飭迺因餘力  
順民之情為樓於州之南侯既為文以紀  
之又為堂其下扁以振文俾來諗子曰願  
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地鄙夷其  
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  
者矣而侯之為是也寧以斯土也土習雖  
醇而馳騁文藝以譁衆取寵者僅有之

故思有以振作之與柳侯之意殆不止此  
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其為文也佔畢誦說  
云乎哉太極崑崙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柔  
剛分焉盪推往來更迭雜揉日夜相代乎  
前無一息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  
乎其相麗也皇皇乎其旁燭也秩秩乎其  
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觀俯而察  
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  
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  
下而聖人所為起鳳鳥河圖之嘆薄乎云  
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惓惓乎是州之  
人夷荒闢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  
質而靜既少馳騫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  
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茲  
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  
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彝而識人  
文之正者乎傳曰耳受和白受采登斯堂  
也庶幾有感於斯言

綿州通判廳二賢祠堂記

普慈馮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

在先正諫議解于公暨我祖戶部公嘗相  
後先通守是邦風猷藹然迄于今未墜越  
我罔聞知來承茲乏顧瞻攸居懼弗克嗣  
以愧前修乃他事踰月即治寺東偏闢宇  
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盍為我  
叙所以作昭示來者某嘗夷攷二公之行  
事而竊有感焉方熙寧王氏用事竊經術  
之似以文管商之實威令所屈胥為怨咨  
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嗜  
利亡恥者馮依為市茂惡怨正惟所欲為  
根孽蔓延極于元豐之季其禍猶未弭雖  
以神考之明睿時察其姦陰主善類而迄  
莫之勝也解于公為蔡河撥發應詔言十  
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  
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  
緡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  
是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  
然自是為用事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  
召用矣馮公奉詔鞠環慶獄一二執政至  
譔風上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卒是  
忠宣而正種古史籍之妄盍自是大忤執  
政會史籍有異詞詔韓晉鄉鞠治執政因



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嫌竟以他事罷公歸官踰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大臣喜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顯者畋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公据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臣之私雖一時宰臣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質肅吳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楊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

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竄逐則安石諸人也矧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后之請嘆憤於安上門之圖慟哭於永樂城之敗局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靡聞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袂澤而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熙寧而為神考所知為宰執

所愠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于公不過以  
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  
推直而觸大臣意其為力滋不易然是烏  
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宇仰瞻儀刑尚友風  
烈即其行事斯反者已而致思焉蓋不必  
曰人不足與迺也位可以有行也亦惟  
循吾職分自靖以缺于上焉顧焉往而不  
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  
閱千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  
人諫議諱先字子駿閩中人戶部諱如晦

李淑明普慈人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王師北征不利虜乘勢侵淮環  
漢擁秦闕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挾虜以叛  
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  
就事或逃難以避汗其事不必皆同歸潔  
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  
有之惟某郡彭君挺然於虐焰之中嚼之  
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繫之佛舍卒弗  
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吳  
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

不從幾及於禍日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  
守節抗叛誓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  
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庸侈其事而  
自瀘以書抵眉屬余爲記余謝之曰何哉  
子所謂節者且忠孝臣子之分也率吾性  
素其位慊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  
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諒也余將識諸卧  
輿以自儆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安焉者終  
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魯子固  
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  
可勉焉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  
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  
於道者不能如此蓋以爲不如是或能勉  
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察所安之  
意也 不寧惟是在我 太祖時嘗議武  
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卜有三人所退  
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  
得與嘗跡其事陶特緩於討賊李特稽於  
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蹈厲出倫輩一有  
瑕類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  
此矧欲學爲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

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矜焉而畫也毋撓  
然而輟也毋不見知焉而措也人所當爲  
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則曰子之  
言愛我也盍卽是爲記乃書授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  
孚訟清圖惟寬閒之鄉有以節宣勞  
伏流淪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  
別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爲砭梁以窒  
之魯不能容刀焉迺宣迺理倅以小  
艇於圃之西爲洞循洞之西爲亭榜  
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  
爲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

西爲傳館由館之北湖光耿潏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迤東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爲亭菱嶼直百坡亭又東北爲雲橋爲游環剡梁乃濟又東爲起文堂泓涵演澗深廣繚繞於是環圃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樛參差蔽虧柔夷華芳夾道綺靡周閣層檻倒影參錯雙鶴乘鴈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頽首莘尾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爲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爲有也然則子無已勦民爾乎曰否吾未始有爲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芳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於於是湖也亦襲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奚勦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淪幽滯焉耳斯其爲政不已多乎曰子

之爲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  
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  
職之意矣乎曰有昔者揚雄氏有言成國  
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  
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  
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  
也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為歌  
之願無忘子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兮  
誰揭誰厲采蒲與荷兮采藻淠淠言駸其  
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桴兮我鼓我棹舒  
乎悅悅兮緩乎齋齋云訐且樂兮莫之止  
矣印興我思兮此于湖底我之泄泄兮民  
之蹶蹶非爾作兮維余于制終余未念  
兮是傲是戒毋臭厥載兮庶其夷屆歌旣  
闋主人飲客酒泯然思輟然笑復使反之  
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爲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爲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  
舍以羸賓旅余旣略加葺焉惟是泝汭來  
屆者未有以舍也瀕江有亭榜以共飲故  
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之逆勞僅  
僅容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

來爲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撤而大之知縣  
事呂符文靖之族也寔相是役冠樓于堂  
翼堂以室聯以步擱高其開閣繚以周垣  
蓋經始于秋七月 沆是冬之十月

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賓從有  
適并匿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必  
致館是謂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覘晉以司  
里覘陳今余亦將以是覘子之政之修也  
曰嘻而惡知余之始拓爲不若是也余將  
左右宣畝對之臺觀屏剔菑翳藝之卉木  
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  
佚也而後 民壤 叢祠卒未有以大  
厭余志也而以是覘政也祇其所以隘我  
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墓願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墓願津者唐拾遺  
孟公昭圖以直道不容爲田令孜所沉處  
也先是開元中益州刺史張仇公兼瓊爲  
堰於吾州者二由新津縣之西曰通津由  
墓願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  
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國朝天聖  
東使民輸歲修之緡畝筭餘錢五十元豐

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爲升者一民患苦  
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易爲官修  
有所謂王景堰北牙與田祖田迪諸堰故  
壘石爲堤至是以竹笆易之衡廣一百二  
十又有奇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二而比  
歲東流益悍春耕之家又壑之以浚其流  
磯之以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  
日見湫齧筒下之田䟽惡不支迨嘉定五  
年水又汾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决  
决則堰高江卑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  
種將不得下明年余來爲守訪問民疾苦

多以是爲言欲爲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  
畝算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廣漢張麟  
之來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爲教於民  
約一年勿復歛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  
二允得錢三百萬於是奮武陽之石以爲  
隄下叩笮之竹以爲捷使植根既固雖有  
漲潦不能侵蝕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  
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  
不是所謂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  
之水近自白虎江來其爲沙二東流直墓  
顧則病堰西流薄州漑則病城是雖三尺



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  
流日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勒考工石  
有時以泐

叩笨之林可禿而筭畝增繇抗民之精將  
自是日極矣今為教日盡一年勿復歛亟  
能自信矣乎曰然則徒東流而西之其庶  
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  
為城憂是以利易害而弗可為也曰柰何  
曰移東而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  
截江為捷以捍東流而灑渠於東西之兩  
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  
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曰因其故

而歲為之防可截江為之以徼幸萬一不  
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聞齊人延年言  
於漢武欲開大河帝謂此大禹之所

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以為商周  
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  
也昔人之經畧於斯為不少矣而顧未有  
及此者子之知也誠足以盡出古人乎哉  
吾恐西渠之利未即見筭畝之緡未可罷  
而截江為捷歲一勦民是以百仞之隄為  
阱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  
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今之消功殫賄

以爲之者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  
抑余聞漢人之習於灌溉者曰張戎嘗言  
水性就下疾則自剗除成空而稍深今灑  
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剗除  
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爲中道之  
歸歲不過捐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王  
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  
其歲捐二倍之費以拯其末而爲害未有  
既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誣也今惟其是孰  
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  
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捐不過

異時所以待遇使客者今少府損節之以  
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  
刑獄常平使者潼川楊公子謨議未決會  
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捐錢  
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  
之命丞受役焉會計金穀兵馬都監吳  
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上賦文庸  
丁以時架筠捷石起冬十月沆明年春三  
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  
而爲之渠成而前以爲非是者徃徃自異  
其說謬見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

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爲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履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主林翁孺莊君平以經授卿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其屬縣曰大邑又介居群山之麓地阻且右士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騫之觀蕩心怵目

故其用力益以顓因篤學好修禮賢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修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了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傳會假託竄移編綴苟以譁衆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离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

謂文者而子姑聽之且動靜互根而陰陽  
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  
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  
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  
而繁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  
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  
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  
人所得為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  
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  
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

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  
而後為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  
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振  
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汎愛  
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  
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蹈人文  
之正動為世道言為世則則勤學好問推  
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  
序淺深之間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云  
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迂而後之也聖

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衆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勵使爲士者以勤學好問爲事以孝弟謹信爲本積日累月自源祖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可聞者果爲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粲然相錯仰觀諸天府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柰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缺迨其涵泳從容之久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瞿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是爲記將與多士懋敬無斁

長寧軍貢院記

長寧之爲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王澤旣浹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盧鄉之士弗便也紹興十四年始以士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二名合舊爲三越十四年而彈演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

間出接武科級就試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秋陋既不足以容校士其間者亦病於弗葺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簡來守是邦泣事之踰月士以為請侯瞿然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盍更諸爽塏者迺陟南岡顧見兩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宇百步而近域諸峯秀出于左中為寶山屹起百仞侯曰是始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不謀同辭考諸龜亦惟協吉遂益市旁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役或曰地勢卑於昇輦

番鍾之事得無消功殫賄柰何鄉之進士曰此地發祥効靈寔昉於侯請勿以煩官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賦文為臺門三為騰錄巡防之位二前為重閣周以步廡中為公堂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四在堂後又為虛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為大門通守楊居師信校官文居東寅為廬館以繼之郡士以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己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奇役成而

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公之孫也識濟  
開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蓋不  
寧惟是役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  
俗覆茅之廬爲繕以瓦觸舟之灘開鑿如  
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甃化爲康莊四溪病  
涉爲二修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爰旣典  
學司刑之官咸妥厥居鹽筴舊爲民害不  
加抑配而商賈阜通疊是成績類皆非他  
俗更所能辨者某守廣漢之數月郡之吏  
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熟復其事而嘆嘉  
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爲一家不

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  
闕焉修之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  
乃可以位天位祿天祿而亡愧弗是之思  
視其蠱壞不至者懵懵然去之奚以守吏  
爲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

廣安軍和溪縣安少保丙生祠記

恭惟 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裂藩臣  
恣睢 藝祖黃帝神武所運亂本旋弭以  
開億萬年無疆之基 太宗適祗前訓卒  
其伐功函生閩澤夷狄順執真仁 休養  
英廟續承至于熙豐物衆地大而假儒爲

姦者乃始變亂典常元祐更化綱目畢舉  
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宣戎  
索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惠先烈弘  
濟大難阜陵繼之勵精圖治志清全疆大  
勲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肆開 皇上克  
念厥紹始初清明率籲群猷將有志於慶  
曆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  
而韓侂胄已居中竊弄威柄矣吳曦乳臭  
子耳依憑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爲腹  
心昇掌禁旅雖寵任踰涯而曦之爲謀則  
不在是也武興則曦之窟穴也玠璘拱

挺再世爲將忌刻少恩士鮮爲用徒以積  
威之餘知有吳氏故曦密結侂胄願將西  
師旣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  
密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潜通於虜衆時  
爲姦士大夫繇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  
旦利欲所熾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  
使命還自慮廷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  
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響應是則然矣  
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否也凡一時之  
躡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  
是爲舉首否則擯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



召試玉堂嘗力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  
將出 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  
建請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官條具可否來  
上爰蘇管軍咸得譯聞詔下中外各以已  
見條奏獨曦不奉詔而移書侂胄曰今戒  
嚴有日忽出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攸  
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分彼既不諭可否  
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侂胄得書罔然以  
失而公卿以下素為所請寄恬不知察不  
知識者固已覘其無君之心迨郭倪李爽  
攻壽泗皇甫斌攻唐鄧雖皆覆軍亡將而

還然尚可諉者曰庸而曠悠悠不前不惟  
蓄溫裕之志盖又出於石晉劉齊之陋策  
元帥既遁王人繼逐東歸之士蔽江而下  
至是所望以反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  
死弗悔因是以明人臣之義而潔身者勇  
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間下此者又置不  
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繞我襄安

蕩挫我江漢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而六  
十州生聚遽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  
莫有能剗刃於賊者視其汗巖衣冠割截  
輿地駸然朝異而晡不同不過撫髀太

息焉耳矣今資正殿大學士安公奮身儒  
生獨能周全其間濡跡以就事部分既定  
即矯詔誅曦以間業勢盡復四州虜聞之  
以爲從天而下也相與瞻落神沮謂吾中  
國有人由是下敢有二心方反書之上也  
朝論大震上召群臣計事咸謂無出公右  
乃爲札書賜公勉以圖曦報國書未至而  
捷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  
殿學士中大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  
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親執政亡何曦首至  
闕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于武庫凡

皆國朝所未有者也猗與盛哉蜀人於公  
飲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  
也和溪縣封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  
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鄉之士曰陳震孫  
等德公之知乃肖厥象而走廣漢介通守  
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  
殊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彼之  
樂石者何可勝數尚安以余言爲也而固  
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爲之喟然嘆曰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信之變  
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

邪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  
於彼必有息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  
自立而不至於極敝大壞則以天固生才  
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天下絳侯屈  
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  
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  
信不疑是鳥可強而致然邪賊曷之變公  
雖以天下為己任始焉自晦而人主與群  
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詔下頒露  
布上騰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望于道地  
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

節人果不可以無素也唐玉山之亂河朔  
二十四郡獨有類真卿元宗猶謂我不識  
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固嘗有江  
於朝矣以元宗不識之安分方守偏郡已  
為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  
於俄頃雖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  
明之感固自不侔也今虜運旣衰辟醜相  
筮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之公望朝  
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  
倚成厥功則鏗錡炳倭盪人且目其將有  
大于此者矣某雖不令請賈皇武方城之

雅以備一代缺文云 今論實皇代於文  
 尚如無何便難離兩刻並人且日其於首  
 事之風味蓋未肯以味於公昔人味天子  
 益辨書書味茲難其於必天丁之公皇腫  
 即之海固自不辨也今意思雖棄得顯味  
 於辨則難其榮獲也詩之異而亦人專者  
 為人主欲其味下既久而本平而遷變矣  
 於則其味不難之矣今亦亦不難也  
 真則其味不難也其味固嘗有也  
 三十四 其味不難也其味固嘗有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四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